

“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讲述者来自打击塔利班的秘密战争的最前线。《坎大哈之狮》是一本关于现代特种作战的权威著作，对任何一个希望了解阿富汗战争严酷现实的人来说，这都是一本必读之作。”
——普利策奖得主戴维·祖奇诺，
《雷霆闪击——装甲部队夺取巴格达》一书的调查记者兼作者。

LIONS
OF
KANDAHAR

坎大哈之狮

原著：鲁斯蒂·布拉德利、凯文·莫勒
翻译：小小冰人

阿富汗战争“美杜莎”行动中的美国陆军特种部队

中国长安出版社

LIONS
OF
KANDAHAR
坎大哈之狮

原著：鲁斯蒂·布拉德利、凯文·莫勒
翻译：小小冰人

 中国长安出版社

LIONS OF KANDAHAR

Copyright © 2011 by Rusty Bradley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美国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独家授权出版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13）第 2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坎大哈之狮 / (美) 布拉德利, (美) 莫勒著; 小小冰人译.

-- 北京: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107-0605-9

I. ①坎… II. ①布… ②莫… ③小… III. ①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99622 号

坎大哈之狮

作者: 【美】鲁斯蒂·布拉德利 (Rusty Bradley) 【美】凯文·莫勒 (Kevin Maurer)

出版: 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14 号 (100006)

网址: <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 capress@163.com

发行: 中国长安出版社

电话: (010)85099947 85099948

印刷: 重庆科情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6 开

印张: 13.125

字数: 200 千字

版本: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7-0605-9

定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作者按

写作这本书时，我所面临的重要挑战是试图在纸上捕捉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并为读者清晰阐述其意义。本书所讲述的并不仅仅是持续数天的一系列激烈交火。这是你从未听过的阿富汗战事中最具战略重要性的一场激战，其结果对反恐战争有着直接影响。这次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事先策划好，旨在清除一处已知的敌栖身地的军事行动，很快便发展成一场激烈而又关键的战斗，这场战斗将未经受过考验的北约士兵推至极限，并导致塔利班和外国武装分子彻底改变了他们对抗联军的方式。这是一场全力以赴消灭复苏的敌人的战斗，也是促使美国及其盟国重新认知要继续进行这场战争还需要些什么的一剂催化剂。

2006年夏末，“美杜莎”行动的初始阶段持续了近两周。这一行动及其后续阶段最终将战斗延续至数月之久。我所在的小队（5个小队中的一个）直接参与了整场行动的所有阶段，也是“美杜莎”行动结束后，被选中而留在动荡的潘杰瓦伊区（Panjwayi district）的主要力量。作为ODA331（Operational Detachment Alpha：A类特种作战分队），我们接受的任务是“肃清”塔利班以及外国武装分子，减弱其影响，恢复当地的合法管辖，并为一片罗德岛大小的欠发达城市地区的重建和安全工作提供协助。这个艰巨的任务被交付给10个人。这就是战争的命运，而这一事实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尽己所能地回忆了2006年8月至9月间，我所在的特种作战小队的经历，从而写下了这个故事，意在如实记述特种部队士兵们在阿富汗所面对的考验。书中的话语和情绪都是真实的，尽管这些话不一定代表软弱、怯懦或正确的政治立场。这本书里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或隐藏的动机，绝不想引发争议或指责些什么。这里讲述的不过是一个关于普通人的故事，面对绝对的逆境，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

写作本书时，我恪守了所有相关法规和约因。我只使用名字（first names）和昵称，以保护书中提到的人，除非是个别先前已被披露的姓名。出于行动安全的考虑，某些呼叫代号做了更改。撰写本书时，我已尽了一切努力来遵守美国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保密规定以及传统的常识。

写作这个故事，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取悦某个特定阶层或自己，也不是为了作出任何政治声明。描述事件时，我严格忠实于事实，而不是个人看法。这些事情要么存在，要么就没发生过。当然，必定会有人对我写作本书的决定以及书中所述的事件指手划脚。这本书的准确性并不仅仅来自我个人的回忆，还包括30余名特种部队士兵及指挥官、ISAF成员和阿富汗国民军士兵，他们曾与我一同在当地服役。为确保本书的准确性，我后来专门采访了他们。通过这些访谈、作战报告以及我个人的笔记和回忆，确定了书中的对话。

他们是我的指南针，我的向导，也是本书实情的来源。阿富汗人的普什图语中有这样一种说法：Dagga tse dagga da——实事求是。

这个故事就是如此。这就是我们的故事。**解放受压迫者。前进或死亡。**^①

鲁斯蒂·布拉德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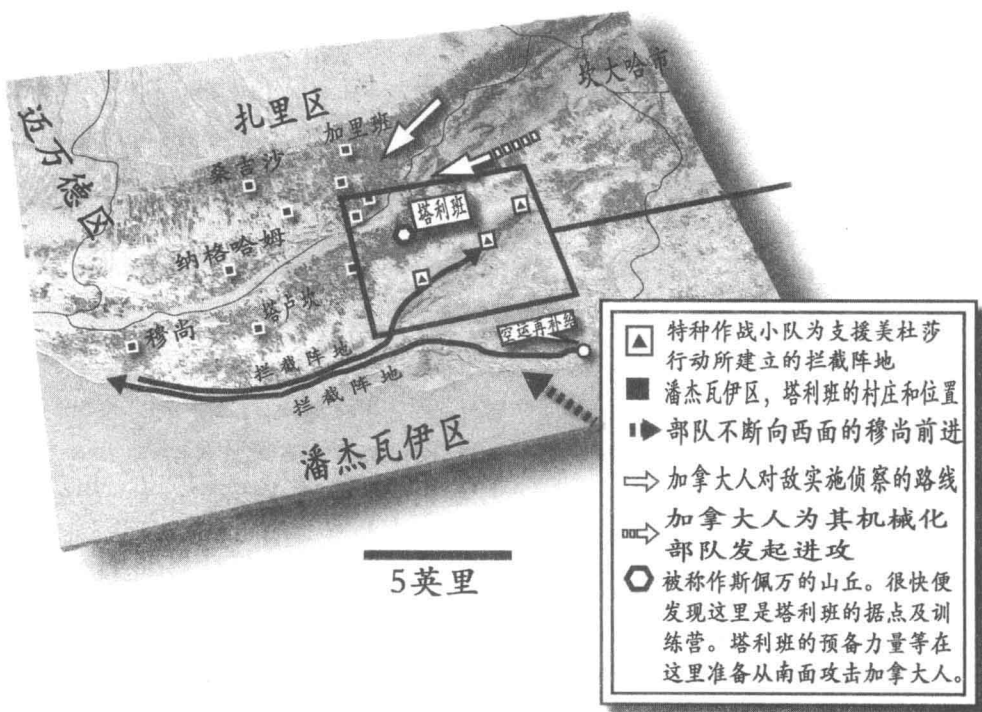
2009年4月

阿富汗坎大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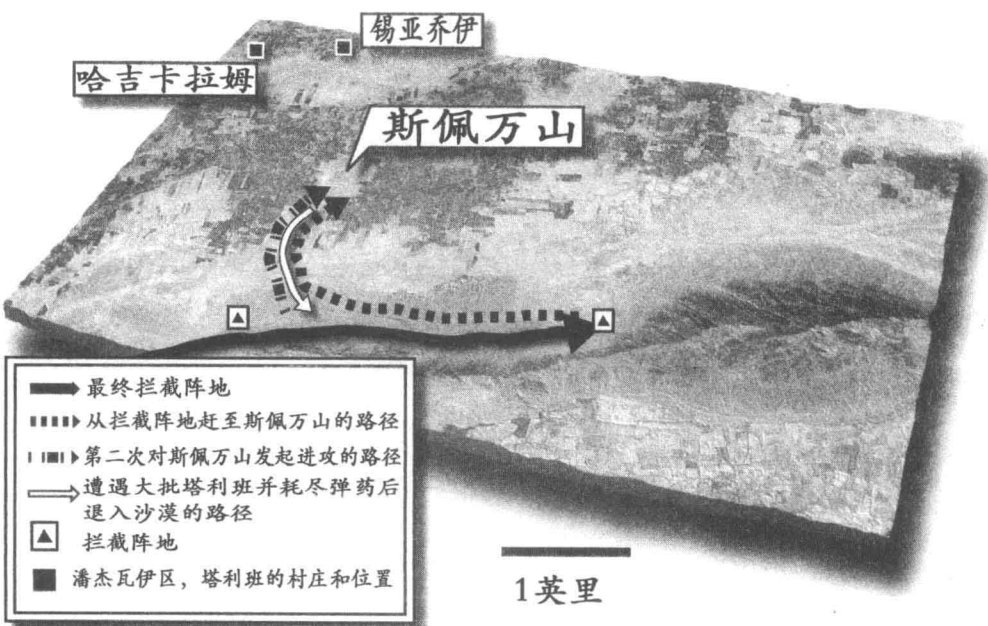
免责声明：书中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并不一定代表美国国防部及其组成部分或其工作人员的看法。

① “解放受压迫者”是绿色贝雷帽帽徽上的一句拉丁语；“前进或死亡”则是法国外籍兵团的格言。

建立拦截阵地 (2006年8月31日—9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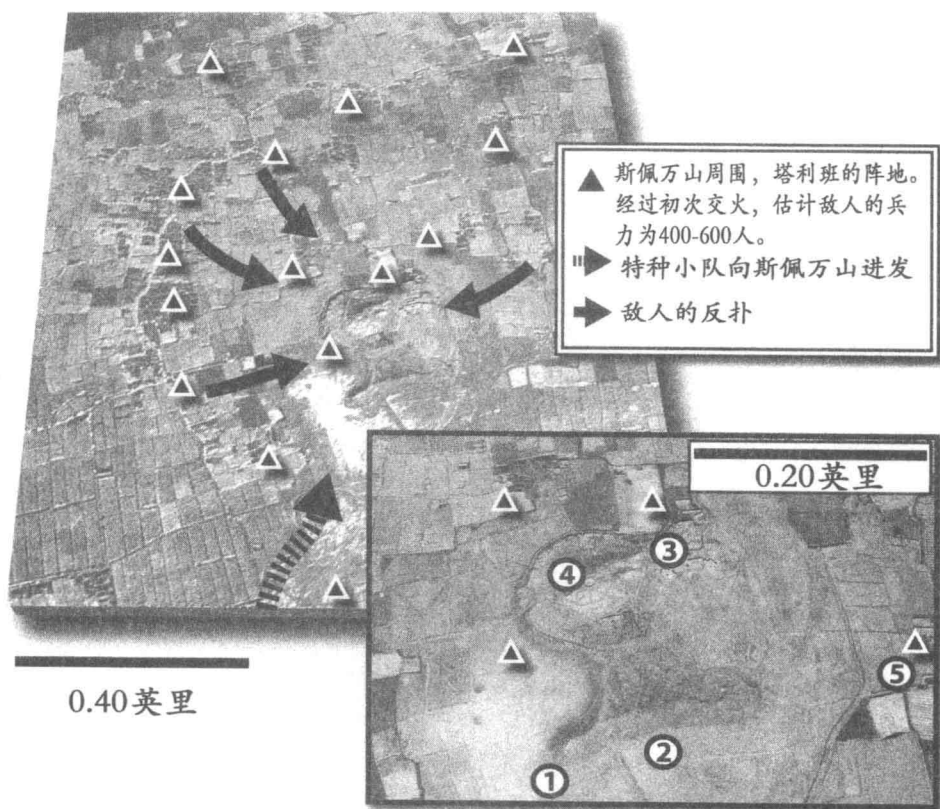
斯佩万山的伏击 (2006年9月3日)



对斯佩万山的进攻（2006年9月5日） 敌人的反扑（2006年9月5-10日）

下方的地图显示，被称作“斯佩万”的山丘被大批农田、沟渠和院落所包围。

- ① 最初的进攻位置。
- ② 格雷格和肖恩被简易爆炸装置击中。
对斯佩万山的进攻期间，裘德就是在这里营救了格雷格。
- ③ ODA26和霍奇上尉的小队所进攻的校舍。
- ④ 斯佩万山。这里是塔利班分子聚集的主要地点，也是我们的攻击重点。谁控制住斯佩万山，就能控制住河谷的南半部。
- ⑤ 塔利班高级指挥官哈菲兹·马吉德的院落和据点。我们对斯佩万山发起进攻时，可怕的火力从这里扑向我们的侧翼，裘德试着营救格雷格时，这里也对他构成了直接火力打击。



目录

作者按

第一章 初次接敌	1
第二章 那种阴沟的气味	4
第三章 挑起战端	14
第四章 欢迎回来	19
第五章 宾果红一	28
第六章 “美杜莎”行动	42
第七章 鼠线	54
第八章 猫鼠游戏	71
第九章 红色的沙子	77
第十章 笔记本	85
第十一章 天使和死神之声	96
第十二章 “爸爸，朝灌木丛射击！”	105
第十三章 弹药耗尽	112
第十四章 72000 磅	123
第十五章 别好对讲机	131
第十六章 永远的朋友	136
第十七章 “这帮混蛋不肯放弃！”	146
第十八章 不惜一切代价守住	156
第十九章 今天算你倒霉	163
第二十章 杀戮战场	170
第二十一章 龙脊	176
第二十二章 斯佩万山火力基地	183
尾声	190
附录：布拉德利访谈录	193
致谢	196

第一章

初次接敌

邪恶获胜的唯一条件是好人袖手旁观
——埃德蒙·伯克

2006年9月

第一发子弹像电钻那样撞上了挡风玻璃。我缩了缩身子，做着最坏的打算。幸运的是，防弹玻璃发挥了作用，否则，我的脑浆早已在车内溅得到处都是了。火箭弹（RPG）在几英尺外掠过，近得我甚至能看见弹体上用弹簧支撑着的稳定翼，这东西能以惊人的速度，轻而易举地切断一个人的头颅、胳膊、大腿，或是击毁一部小型车辆。火箭弹产生的雾化尾迹悬在空中。机枪的轰鸣震耳欲聋，淹没了一切。此刻，我们刚刚抵达战场。“美杜莎”行动——北约主导的，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攻势——变成了一场绝对的灾难。附近，加拿大人的主攻停滞下来，随后陷入彻底的停顿，他们遭到反坦克火力的伏击，旋即被笼罩进巷战中。5分钟内，我的特种作战小队和我们的阿富汗盟友便在斯佩万山脚下投入了激战，这是坎大哈省西部潘杰瓦伊区一座偏远的山丘。另外两支特种作战小队也带着阿富汗士兵，冒着猛烈的火力朝山上冲去。如果能夺取山头，我们就能呼叫空中打击力量来支援我们的北约盟友。

一场战斗的头两分钟最为宝贵。在最初的30秒内你就会知道自己面对的是谁，如果你能活那么久的话。掠过我们GMV^①的机枪火力和RPG的齐射告诉我，我们所面对的敌人非常清楚他们在做什么。塔利班武装分子已沉重地打击了附近的一支加拿大机械化部队，打死他们10来个人，还摧毁数部车辆。通过电台，我能听见加拿大人的呼叫。他们正在为保住自己的性命而战。我们也是如此。

这是我第三次被派驻阿富汗。7个月前离开这里时，我们几乎已将塔利班彻底逐

^① GMV指的是“地面机动车辆”，实际上就是“悍马”，但GMV是“悍马”的一个变款，专供特种部队使用。

出坎大哈。他们应该被击溃、被打垮了。但从那以后，北约部队接管了阿富汗南部，用来自世界各地的士兵替换了美国军队。北约指挥官将重点放在设立重建小组上，而不是作战和维护安全，但这其实是重建工作的关键。开战5年后，战略的改变将导致自2001年塔利班政权倒台以来最血腥的时期。

我们早就得到过警告，塔利班正大规模卷土重来。他们在潘杰瓦伊（那是他们的腹地）集结了数千名武装分子，还将目光投向坎大哈——坎大哈省省会，阿富汗南部的重镇。这帮家伙不是作战技能拙劣的塔利班村民，也不像过去那样胡乱扫射，期盼安拉会帮助他们杀死异教徒并保佑自己生存下去。这些塔利班分子采用良好的协调和统一的步调。一连串火箭弹爆炸后，敌人随即用瞄得很准的火箭弹直接打击我们的重机枪手，希望能炸毁机枪或击毙射手。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死灰复燃的塔利班分子将重点集中在将联军逐出阿富汗南部的行动上。此刻，我们蹲伏在车辆上，面对着自战争爆发最初几个月后便很罕见的猛烈火力。

车辆右后方射来的火力所发出的重重的撞击声吓了我一跳。我侧身坐着，面朝外，转过头时刚好看见另一发RPG撞上地面所发出的强烈的红色闪光。塔利班机枪射出的红色曳光弹接踵而至，扑向我们的车辆和一旁的地面，随即被弹飞，朝各个方向飞溅。我以自己最快的速度将M240机枪转向那个方向。矩形的农渠（某些地方深达6英尺）、茂密的植被和葡萄晾干屋中都爆发出敌人的火力。

“右侧发现敌踪，右侧！”我大声喊叫着，以期盖过枪声的轰鸣。我这个小队的车辆上，所有的机枪和榴弹发射器一起向敌人的阵地喷吐出火舌。这场比赛就是将尽可能猛烈的火力投向对方。

就在我们开始占据优势之际，位于我那辆悍马正前方的一座泥土堡垒及其周围的建筑突然间开火了。我们暴露在开阔处，无遮无掩。子弹在车内和车外向四面八方弹跳，火光闪烁。一发火箭弹在悍马的前保险杠炸开。我的牙齿一阵剧痛，感觉到嘴里有一股爆炸造成的强烈的金属味。惶惑和痛苦令我放下心来，我还活着。我们的前方、左侧和右侧都有敌人。他们的伏击几乎将我们的队伍切为两段，并阻止了我们的援兵投入战斗。从一开始，这就是他们的目标：分割队伍，制造混乱，把我们逐一干掉。现在，我们需要空中支援！

荷兰人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我们上方盘旋。“阿帕奇”30毫米机炮射击时发出的“砰砰”声简直就是美妙的音符。它飞到重兵守卫的建筑物上，以便将屋里的人驱赶出来。“阿帕奇”射出两发2.75英寸火箭弹，击中了不到一个足球场远的葡萄晾干屋。尖锐的爆炸声表明他们射得很准。火箭弹爆炸造成的尘埃刚一消散，我们的阿富汗国民军士兵便开火了，顿时将四五个跌跌撞撞地跑出建筑，满脸茫然和困惑的

塔利班武装分子被射倒在地。被准确射杀的人通常会像布娃娃那样摔倒，就像眼前的这样。

我估计，山上和四周，我们面对着大约50~80名敌人。我们有60名阿富汗士兵和30名特种部队战士，分成3个A类特种作战分队和1个负责指挥与控制的B类特种作战分队。B队应该由另外12个人组成，但这次他们只有4个人和1辆车。我们的目标——斯佩万山，从河谷的农田中伸出，被深深的农渠隔开。那是一处真正的黄金宝地，因为无论谁占据它，都可以控制住河谷的上方、下端以及河对岸，加拿大士兵就在对岸遭到伏击。

正当我们拼命试图冲上山去时，战术行动中心（TOC）用无线电给我们发来了更多的信息。通过战场上空的一架“捕食者”无人侦察机，他们观看着战斗的实况，无人机提供的画面与我们所了解的战地情况截然不同。

“鹰爪30，这里是鹰10。你们的情况是这样：敌人的数量不是几十个，而是几百个，甚至可能上千。到处都是他们的人。收到了吗？结束。”

我们的弹药已消耗过半。现在我们知道，无论是兵力还是火力，我们都处于绝对的劣势。我们面对着数百名塔利班武装分子，他们正从四面八方涌来。

我们遇到大麻烦了。

第二章

那种阴沟的气味

直觉在战斗中往往至关重要，幸存者都已学会绝不忽略它。

——F.F. 帕里，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退役）

2006年8月

巨大的灰色C-17运输机的机轮接触到坎大哈机场跑道时发出了刺耳的刹车声。机身剧烈颤动，强大的引擎尖啸着，直到滑行到跑道尽头才停了下来。

十分钟前，我们被告知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降落。于是，我们离开机腹部多少要舒适些的角落，在货舱两侧的座位上坐好。弟兄们从搭载着补给物资的硕大托盘上爬下，或从卡车的引擎盖上翻身下来。没人说话。每个人都梦游般地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机轮在跑道上的颠簸帮助我们清醒过来。从眼中拭去睡意，我舒展身子，朝货舱里看了看。小队里的其他人睡意惺忪，但都醒着。轰鸣的引擎将这架巨大的飞机及其所载的货物推向喷涂着20英尺见方白色“W”字母的跑道，随后，我们滑行到终点处。

对我来说，飞行一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意味着重新回到现实中，战争还在继续，我们将再次投身其中。17个小时前，飞机升入空中之际，我试图摆脱布拉格堡生活中的一切杂念。这既是一次身体上的分离，也是一次精神上的离别。接下来的8个月，我将成为一名外交人员、和平使者、教官和猎人。糟糕的时候，我也会成为被猎杀者。

离开家人始终是最艰难的时刻。这比打仗更糟糕，比差劲的生活条件更恶劣，甚至比负伤更加不幸。是什么造成了这种艰难，不得而知。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说出最后的告别。年轻时，我曾考虑过结婚的事情，祷告自己能娶到一位坚强、有主见的妻子，要是我出了什么事，她会照料我的家人。上帝也确实赐给了我这样一位妻子。可是，道别造成了负面影响。妻子看上去疲惫不已。离开自己的孩子也令人极为痛苦，你

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去那里，而这正是他们想知道的。对我来说，回答“为了什么”非常简单。我的家人就是我为何要投身战斗的原因，但他们很难理解我不得不奔波数千英里去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我们没有任何特殊的仪式。在他们把我送到布拉格堡前，我只是把尽可能多的时间花在他们身上。最后的拥抱结束后，我的思绪一片麻木，然后，我把家人深深地藏在内心深处无人可触及的地方。

我入伍时，适逢“沙漠风暴”行动后美军裁减人员。我有一张大学文凭，但候补军官学校里没我的名额。我倒不在乎这个。我只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义务，再见见世面。可没多久，我在士官团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我喜欢战友情谊，对任何一个训练我的高级军士所传授的内容极为热衷。我只是尽力做一块海绵，把自己能学到的一切都吸收到。我获得了“游骑兵”臂章，从空降和空中突击学校毕业，甚至还去马来西亚的追踪学校学习。直到多年后，我终于得以加入候补军官学校，最终被选入特种部队。我一直认为，先做好一名军士，了解他们作为军队骨干的一部分是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激励并率领部下，这使我成为了一名更优秀的军官。我学到的技能和对细节的关注，将来会对我有所帮助。

从“特种部队资格训练”毕业后，我继承了一支“超级杯冠军队”。经历了第一次特种部队作战部署后，我的几位前辈不得不按照既定政策调离我们小队，被赋予了其他任务。我觉得，将这些实战经验极其丰富的家伙调离，对我们小队的凝聚力来说显然是个荒谬的要求。但我并未对此提出异议，毕竟，我们是在军队里。谢天谢地，小队里剩下的成员也都是些出色的顾问。新人们到来后，立即融入到团队中，我们得以继续前行。

加入队伍没多久，我便意识到，特种部队士兵和我们的组织通常都有一种特殊的神秘性。这是你无法弄清的事情，肯定不能通过好莱坞电影得出结论。我们的生活、训练和行动在一种独特的模式下进行。一方面，每一天都如同2001年9月12日。我们是真正的尖兵，投入战场，深入敌人的腹地，仅凭很少或根本就没有的支援，完全生活在当地的本土文化中。我们的国家希望在阿富汗展现出热血、智谋和勇气，我们将提供这一切。但另一方面，我们同时也试图建立起一个国家，将其人民从塔利班残暴的意识形态中解救出来——这是个更为艰巨的挑战。为实现任务中这一关键部分，将自己从西方思维中脱离出来，采用阿富汗人的思维模式，让自己融入他们的社会、部落、语言、文化、宗教和基本理念中，这一切相当必要。从一个战火纷飞的国家到一个和平之地，阿富汗人民着手进行这一巨大转型之际，我们必须确定并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需要安全、教育、体制、诚实的政治代表以及民用基础设施。我们知道，这种转型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和大量的金钱。我们也知道，从战略上说，作为一个国家，阿富汗必须获得胜利。如果延续其历史记录，我们就无法为阿富汗人民提供一个安全

的国度，而我们的牺牲也将付之东流。阿富汗人并未将他们的国家视为另一个帝国的坟墓，我们到这里不是为了征服，而是重建和提供帮助，他们知道这一点。

C-17穿越夜空之际，我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作为一名特种部队小队指挥官最近的一次轮换上，回顾了我们执行任务前的训练以及为即将到来的部署所进行的准备。美国的军事力量中，没有哪支部队像特种部队这般多才多艺。诞生于二战后的特种部队，是美国军方最训练有素的单位。标准的特种作战小队被称为“A类特种作战分队”，或简称为ODA，组建小队的目的是为了独立行动，每个小队由12人组成，由1名上尉和1名准尉带领。小队里的其他人由军士^①组成。2名高级士官分别担任小队军士和情报军士。小队的各专业方面分别由2名军士负责，1名高级士官和1名初级士官。枪械军士是战术专家，并维护全队的武器，例如步枪、机枪和火箭筒等。工兵军士负责构建和炸毁工作，他们还担任小队的后勤军士。医疗军士是陆军中最棒的外科医师，但他们也能治疗常见的疾病，从事牙医工作，甚至能为农场的牲畜提供兽医服务。而通讯军士则负责全队的电台和电脑，保持小队与外界的联系。

过去的几个月里，我的小队研究了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边境区域。巴基斯坦境内偏远、荒凉的部落区，沿着阿富汗边境延伸了500英里，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混乱无序，充满暴力。今天，那里成了“圣战”的滋生地。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激进分子潜伏在那里，将那片区域当作进攻阿富汗的跳板和在世界各地进行恐怖袭击的训练地。那是巴基斯坦政府无力控制的一片区域，也是美国军队的禁区。

我们知道主要的对手是谁，偶尔也能发现一些“好人”，但他们只是坏人中的骑墙派而已。我们绘制了塔利班的进出路线，确定了可能的藏身处和伏击地点。8个月前的最近一次派驻期间，我们的特种作战连与第173空降旅的士兵相配合，几乎将坎大哈省的塔利班分子悉数歼灭，我祈祷这次也能取得同样的成功。

几分钟后，飞机终于停止了滑行，勤务长打开货舱门。负责飞机装卸的勤务长穿着棕褐色的飞行服和沉重的防弹衣。

就在这些勤务人员摇摇晃晃地靠近货物，准备卸载之际，我的枪械军士扎克笑着挖苦道：“好吧，上尉，你看，我们搭乘了一架10吨重的飞机，机上携带着5吨燃油，每小时飞行400到600英里。相比之下，子弹绝对是你最不必担心的东西。”

“我知道，扎克，我知道。”我说道。

^① 这里的小队军士指的是负责作战的18Z，这个职务通常由二级军士长担任；而情报军士指的是18F，通常由三级军士长担任。注意区分美军作战单位中的职务和军衔，枪械军士、情报军士等，指的是职务，而不是军衔等级。

扎克是小队里的新成员，夏初刚刚加入，但你永远不会知道这一点。他身材魁梧，有着粗壮的躯体，水桶般的胸膛，非常适合做一名UFC终极格斗拳手。他遇到小队里的高级士官比尔，结果，这两人组成了一对该死的搭档。你总是能辨别出谁是那种为完成任务而愿意走极端的人，扎克绝对符合这一点。他粗鲁、年轻、莽撞，单纯得令人恼火。他很可能会痛揍你一顿，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有一头浓密的黑发，非常适合留上一把络腮胡，我已估算过让他穿上便衣混迹于阿富汗人当中时他的能力范围。我猜想，他能轻而易举地将自己伪装起来，在危险的情况下与小队共同将任务完成好。说到操纵枪支，扎克就像专业车手驾驭赛车那样。这些武器得到妥帖的保管和照料，直到它们被投入使用。然后，在适当的时候，你将子弹从这些枪械中射出，让它们尽其所用。扎克知道，必要的话，事后他可以修理或更换这些武器，他知道该如何让它们发挥预期的使用效果，并将其潜力充分挖掘。他是比尔的得意门生，两人在一起刻苦训练。比尔将扎克调教成顶尖的枪械军士，而扎克则让比尔保持着最佳状态。我们这次的行动，要是有什么人蠢到胆敢跟我们交火，遇上他们俩，肯定会为自己的鲁莽付出惨重的代价。

扎克还是单身男，小队里的一些已婚队员会通过他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女人们喜欢他，他身旁从来就不缺美女。扎克并不为此而自得——好吧，也许有那么一点——但在我们这个群体中，这并不会被视作骄傲自大，只要你也有这种本事。扎克总是在肉体和精神上不断对自己进行艰苦的考验。无论是体能训练、射击、喝啤酒或是智力游戏，扎克总是一马当先，全力以赴。他的职业生涯刚刚开始，但对坚韧精神的寻求早已持续数年。看着他，我经常希望自己能年轻15岁，体重也减掉20磅。训练时，扎克是个好伙伴，他能把你推至自己从未想过能到达的极限。我将这个小秘密藏入自己的“百宝囊”中。如果要把一个方形楔子塞入圆孔，我知道扎克就是合适人选，而且他会对此非常高兴。我很喜欢带上这个出色的年轻人外出执行任务，痛揍那些欠揍的家伙。尽管是队里的新人，但扎克从未受过其他队员的欺负。如果某些事情是扎克不懂的，只要给他一个月时间，他会做得比你还好。

货物准备妥当后，宽大、灰色的液压舱门打开了，我们在高空享受到的凉爽迅速让位于等候在机舱外的闷热。阿富汗的气味就像是一条露天阴沟里的水流淌过一堆松木篝火。几乎是不约而同，队里每个人的心都沉了下去。

我们回来了。

发动机熄火后，卡车驶到飞机尾部。这些脏兮兮、破破烂烂的卡车都是丰田“海拉克斯”，在阿富汗相当于丰田“塔库玛”紧凑型皮卡。机上的勤务人员迅速松开锁链，将货物托盘推出飞机尾部；等候着的叉车隆隆向前，举起货物托盘，将物资运出

机舱。这些物资，从武器弹药到办公用品，一应俱全。一个托盘上堆得高高的是配发给阿富汗国民军的军靴和军装。上次轮换时，我们曾见过那些阿富汗士兵的装备是多么糟糕。这次，我们每个人都从家里把自己多余的装备带来了过来：靴子、军装、皮带、袜子、帽子、载具等。我和队里的许多人都自掏腰包，为阿富汗战友们购买了额外的装备。我们知道他们需要些什么，并希望能确保他们拥有这些。这一切对羽翼未丰的阿富汗军队来说至关重要。

我钻出机舱尾部，站到混凝土跑道上。我的膝盖因长时间蜷曲而有些疼痛。离开坎大哈机场已有6个月，于是我迅速查看了一番。这座机场位于坎大哈东南方10英里处，由美国国际开发署修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的目的是防备与苏联发生战争。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他们使用了这座机场。2001年，美国陆军游骑兵夺回机场，它成了美国在阿富汗南部的重要交通枢纽。

战术行动中心的一位高级军士在停机坪迎接了我们，他查看着每一箱卸下的货物，与自己的写字板进行着核对。最后一箱物资被装上卡车车厢后，我们也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比尔指了指我们的车辆。2005年派驻期间的中途，他加入到我们的小队。此前，他是游骑兵里的一名排军士长。只用了几天时间，比尔就跟上了全队的进度。现在，他是小队军士、高级主管，负责将全队与训练和战术计划保持一致。比尔单独对我负责，是一名出色而又难得的士官——他是那种既能与士兵们打成一片，又能让他们对高级士官保持尊敬的人。他在德克萨斯州怀特塞特门一个贫穷的乡村社区长大，他开玩笑说，他的家庭就是一出活生生的“杰瑞·斯普林格”脱口秀。他活泼、瘦削，喜欢顶级的波本酒，是达拉斯牛仔队的球迷。不执勤的时候，他能让我们小组捧腹大笑几个小时。对比尔这样的人来说，打仗只是他们个性的一种扩展。如果情况需要，不要一秒钟，他就能从脾气随和的队员摇身变成严厉的纪律管理者（或者说是混蛋）。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每个人都会将战术和武器发挥到淋漓尽致。他使全队保持着最佳状态，随时准备迎接下一个挑战。说比尔好胜心强有点不恰当。从刚一加入我们小队起，他就是队伍中的佼佼者——他能轻松战胜我们所有人，能做更多的俯卧撑、引体向上和仰卧起坐，是典型的游骑兵风格。他很快便了解到，特种部队里，没人在乎你是否能奔跑得更快。战斗中，每个身穿防弹衣，携带全套装备的特种队员必须能做到的三件重要的事情：作战，背负携带着全套装备的伤员，背着背包登山。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游骑兵，我们从未丢下倒在战场上的战友，永远也不会。在格斗坑里上了几堂训练课后，比尔明白了这一点。不久，他参加了健身房的日常锻炼。我觉得他喜欢发达的肌肉，并一直在坚持锻炼。自上次派驻以来，他已增加了20磅肌肉。

登上车辆，我向战术行动中心的那名军士打听最近的情况。

“长官，情况很复杂，”他告诉我，“你最好从头儿那里听取简报吧。”

比尔凑了过来，“要是你不得不去听取情况简报的话，那就说明情况不太妙。”他低声说道。

特种作战大院距离机场并不太远。我们驶入大门，经过岗哨，在我们的宿舍前下了车。宿舍是一座用胶合板临时搭设的建筑。我们把各自的装备扔在床铺上，所谓的床铺就是在摇摇晃晃的金属架上铺设一层又薄又廉价的床垫，这还是从俄国人的旧兵营里搞来的。随机运来的物资被送至附近的一个碎石场，我们也赶了过去，对这些物品进行检查。比尔决定跟队员们待在一起，以确保所有的装备都能对上帐，而我则去战术行动中心听取简报。

“上尉，我打算先熟悉一下这个地方，随后再去找你。”比尔说道。我对探索营地情况没什么兴趣，而是急于听取情况简报，并向我的上司唐·博尔达克中校报到。

转过一个拐角，我遇到了博尔达克中校，还有另一位老朋友，第3 Kandak^①第2营营长辛沙中校。矮小、瘦弱、精干的博尔达克似乎靠某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量来活着。即便在这个清晨，他也显得干劲十足。他喜欢部下们围绕在身边，并花时间和他们一起搞清楚战场上发生的情况。这可不是某些指挥官所做的那种表面文章，他确实想知道部下们的想法。他经常表示，那些想法和信息帮助他做出决定。加入候补军官学校前，博尔达克就是一名士兵，还当上了中士。任务永远位居首位，但他更看重自己的士兵，并对我们所有人加以照料。从他的作训参谋到车辆调配场的机械师，他把营里的每个人都看作专业人士。

在我15年的从军生涯中，从未遇到过比他更好的指挥官。博尔达克明白细节的重要性，而且，像象棋大师那样，他对全局的掌控使他深具杀伤力。他似乎能在塔利班、国际安全援助部队、联军，甚至是他自己的小队指挥官采取行动前便知道他们的意图。

2002至2009年间，对阿富汗，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军事战略，没有。战略指的是为实现某个特定目标而设定的行动计划。对任何冲突来说，一个统一的整体战略将统一并指导其所有组成部分致力于实施该战略，促进预期目标的完成。在没有整体战略的情况下，军事组织，特别是像驻阿富汗这种多层面、多国度的联军部队，以一种不同步的方式投入行动，从未能完成或实现他们的既定目标。

即便这些年里有一个统一的整体战略，我们也从未觉察到，我们比其他部队更加

^① 阿富汗国民军的“Kandak”相当于美国游骑兵的突击营，每个“Kandak”约为600人。